



百岁抗战老兵谭英深情回忆往事——

抗战的故事不会老

■本报记者 陈涵

1925年出生的谭英，今年整整100岁。与她相对而坐，一种“巨大的沉静感”，将记者紧紧包围。

眼前的老人，讲话不疾不徐，言语间透着岁月沉淀的从容。有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的故事，在她的娓娓道来中，一点点展开……

随着采访的深入，记者深深感到：在老人沉静如水的外表下，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。

“日本鬼子在村里烧房子、杀乡亲，我们要保卫家园”

1925年，谭英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（今中山市）崖口乡一个中医世家，“从小闻着中药味长大”。日寇铁蹄踏上家乡的土壤，她和家人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。

随着日军入侵中山县，崖口乡很快沦陷。眼看乡亲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，谭英难以抑制满腔的怒火。“当时，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，看着他们义无反顾奔赴杀敌战场，我心里也热热的。日本鬼子在村里烧房子、杀乡亲，我们要保卫家园。”当记者抛出“为什么参加游击队”的问题，谭英坚定地回答。

崖口乡位于珠江口西岸，东临伶仃洋，背靠五桂山，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，让这里成为当地抗日武装队伍的后勤基地。经身边共产党员介绍，谭英加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，成为一名“卫生战士”，满怀斗志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。

彼时，因日军严密封锁，药物匮乏，伤员救治工作面临重重挑战。谭英充分发挥救护特长，并尽全力抢救伤员，尽最大努力防止伤员的伤口感染。

在中山市委党史办、中山市妇联等单位1991年编写的《中山妇运大事记（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）》中，记者找到谭英的名字，看到有关她和战友们这一时期经历的记载：“义勇大队在五桂山成立卫生室……四、五区设分站，站长分别由黄惠、谭英等担任，女卫生战士在党的领导下，紧密依靠群众，在艰难困苦岁月中，出色地完成医疗护理和转送伤病员的任务。”

“出色”，不仅仅体现在对伤病员无微不至的照护上。进一步了解谭英的抗战经历，她身上的聪慧和勇气，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1945年的一天，谭英所在分站附近的一处乡村医站，接收了两名身负爆炸伤的重伤员。他们满身血渍，“伤口多得数不过来”，其中一名战士还被炸坏一只眼睛。那处乡村医站离公路不远，公路上不时有日军巡逻。谭英和战友悄悄前往乡村医站，沉着冷静地给两名重伤员做手术，取出一块块弹片，细心



消毒消息。

当天，日军突然向他们所在的方向“扫荡”，上级通知他们尽快转移。伤员无法行走，怎么办？谭英和大家商量，很快想出一条计策——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一支披麻戴孝的队伍抬着棺材经过日军巡逻的公路，顺利通过封锁线，两名重伤员被成功转移。

这个“智斗日军巧救伤员”的故事，谭英的女儿黄秀华多次向人提起。她告诉记者，母亲应对日军非常机智灵活，“临危生智”的经历还有不少。

那时，为了给站里补充药物，谭英经常回家拿药。有一次回家时，恰好遭遇日军破门搜查，她带着两个妹妹躲进柴堆里。说起这段经历，谭英淡然一笑：“鬼子的刺刀还往里面捅了捅，幸好没伤到我们。”一旁的黄秀华补充道：“母亲多次遭遇危险，都是因为回家拿药。当时敌人对药铺盯得很紧，原本最安全的家反而变得最危险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为躲避日军，谭英曾跳进芦苇荡，躲在水下利用芦苇秆呼吸；日军站在屋顶上巡查，她就“猫”在房屋周围不起眼的排水沟里……聆听谭英的讲述，记者脑海中不由自主出现一张青春的脸庞，带着年轻战士的朝气、敏锐与机警。

“不怕！我们有群众，他们都支持我们”

战争是血与火的考验、生与死的较量。谭英说，从决心参加抗战那天起，她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谭英先后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、东江纵队工作。在东江纵队工作期间，谭英在上级指示下，潜入一家火柴厂开展群众工作，壮大革命力量。

“当时工人们苦啊，火柴多装一根都会被克扣工钱。”谭英说，为了将饱受

剥削的工人联合起来，她热心地帮女工们诊断病症，还寻找各种时机教她们唱歌，通过歌声传递革命理想。

“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边区的人儿好喜欢，民主政府爱人民呀，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……”采访中，情绪一直很平静的谭英，唱起抗战时期流行的歌曲，用手指在膝盖上打起拍子。她说，这是当时女工们最喜欢唱的一首歌。

艰苦的斗争中，谭英曾遭遇一次“生死考验”。

有一天，谭英外出向党团组织寻求帮助途中，因叛徒告密受到追捕。“我当时走的是水路，船刚靠上码头，就有人猛地用麻袋套住我的头……”谭英回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幸亏火柴厂的男工友们及时赶到，将那几个敌人包围，最终逼退他们。“大家来得那么及时，是因为有位工友看到我一个人上了船，不太放心，就回去跟大家报了信，大家跟了过来。”谭英说。

多年以后，当黄秀华问起母亲：“当时你一个人执行任务，难道不怕吗？”谭英脱口而出：“不怕！我们有群众，他们都支持我们！”

据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长王红星介绍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东江纵队紧紧依靠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作为华南抗日战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，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。

“教育孩子们铭记历史，是我的责任”

这几年，因为腿脚不便，谭英很少出门。为了让母亲感受到一些绿意，黄秀华在阳台上搭了花架，红掌、绿萝交错，生机盎然。

“多年来，母亲一直致力于抗战史料的收集，尤其喜欢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。”黄秀华告诉记者，直到今天，仍不时有小学生到家里来听故事。在谭英

前不久，利用出差间隙，我前往北京卫戍区海润第四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，代表战友们看望单位老前辈、抗美援朝老兵张慰民。

乘电梯上楼时，我还在琢磨一会儿见面该说些什么，没想到电梯门一打开，就看见满头银发的老人，正笑意盈盈地等着我。

尽管已97岁高龄，老人身体依然硬朗。她拉起我的手亲热地说：“终于把你等来了，老部队现在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着呢！咱们‘红一师’建设蒸蒸日上，官兵工作和训练劲头都很足……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随老人走进家中。

来到书房，我看到书桌玻璃板上压着一张宣纸，上面“红一师”3个字道压得有力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向书桌，桌上一个打开的盒子里，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熠熠生辉。70多年前，张慰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5军193师（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，简称“红一师”）的一员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

1928年，张慰民出生于河北满城。满城地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在张慰民的记忆里，常有八路军官兵或地方干部到家里借住。年少的张慰民常常缠着他们讲战斗故事，一颗革命的种子，渐渐埋进她心中。

16岁时，张慰民参加革命工作。在

眼中，孩子们就像阳台上生机勃勃的花草一样，象征着希望和未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谭英脱下军装，先后在广州市总工会、广州市第三中学、广州市妇联等单位工作，对妇女儿童工作非常熟悉。这位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老兵深知，历史的铭记、精神的传承，应当“从娃娃抓起”。

离休后，在收集当地抗战史料的过程中，谭英了解到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。广州儿童剧团是党领导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，成立于1937年，由当地部分学校的小学生组成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剧团成员积极宣传抗战，用墙报和歌声唤醒群众，用戏剧揭露日军暴行，许多成员被捕入狱后依然坚持斗争。他们的故事，深深触动了谭英。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，谭英用数年时间奔走，抢救整理相关史料。2004年，她拿出积蓄，并动员广州市妇联的老同志捐款，将小英雄们的抗战故事编印成书。2011年，在谭英等老同志的奔走下，广州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将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绘制成一幅幅画作，在100多所中小学巡回展出。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了解到那些“同龄人”的抗战故事，谭英十分欣慰。

如今，年事已高的谭英，依然牵挂着孩子们。她最高兴的事，就是给孩子们讲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的故事，在芦苇荡躲避敌人的故事，在疲惫中齐声歌唱的女工们的故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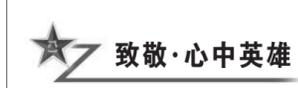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坚持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？”谭英略一思考，认真回答记者的提问：“我老了，可抗战的故事不会老，教育孩子们铭记历史，是我的责任。”

图①：谭英（左）离休后，在一次活动中与孩子交流。

图②：谭英近影。

图③：1949年，谭英（左三）与战友合影。

图④：谭英20世纪50年代留影。受访者供图 制图：鹿硕



50多年前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有个男同学姓蔡，名叫天水。在川南方言里，如果谁爱惹是非、不服管束，人们就会说这个人太“天”，管他叫“天棒”。性格温和、脾气好得像小绵羊似的天水，名字怎么和“天”字沾上了边？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没弄明白。更令我不解的是，日常相处中，天水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父亲。直到有一天，学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，邀请天水的母亲刘朝珍作报告，才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。

报告会上，我了解到天水的父亲名叫蔡清云。蔡清云16岁参军入伍，加入某骑兵师。那支部队由1932年成立的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发展而来，参加了创建陕甘宁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晋冀鲁豫、大青山、察北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，历经直罗镇、辽沈、淮海、平津等战役战斗的洗礼。1952年，已担任副连长的蔡清云随部队西进，参与剿匪平叛任务。其间，蔡清云匆匆回了趟四川老家，与同乡姑娘刘朝珍结婚。婚后不久，他又匆匆返回部队。

那时，蔡清云所在部队驻地在甘肃天水。1956年春，身怀六甲的刘朝珍辗转去探望丈夫。可她没想到，丈夫当时正在几百公里外执行剿匪任务。直到儿子出生，蔡清云才赶了回来。

为了不拖累丈夫，身体恢复一些后，刘朝珍抱着还没满月的儿子返回四川。不承想，这一走竟成了永别。

1958年4月27日中午，蔡清云所在连赴甘南地区执行任务途中，突然与大量叛匪遭遇。敌众我寡，连队很快被敌人包围。几个小时的鏖战中，连队阻挡敌人数次进攻，官兵伤亡过半。紧要关头，蔡清云率领尖刀队主动出击，攻下一处高地，为连队阻击敌人、坚守阵地、等待支援创造了条件。然而，就在援军赶到之前，蔡清云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，倒在阵地上。

那一年，蔡清云不满30岁。那一天，他的儿子还差6天才满两岁。

得知蔡清云牺牲的消息，刘朝珍悲痛欲绝。上次与丈夫见面，他们还没来得及给儿子取正式的名字。丈夫当时还答应她，回头仔细“研究”一下，要

我的同学叫「天水」

■莫光书

给儿子取一个好名字……

深夜里，刘朝珍望着熟睡的儿子，泪如泉涌。她猜想着丈夫会给孩子取什么名字，想着想着，不由自主想到儿子的出生地——天水。

“对，就叫天水。”我的同学就这样有了正式的名字。

刘朝珍到学校作报告那天，主持报告会的杨校长说，“天水”这个名字虽然简朴直白，但意义深邃。它既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缅怀，又代表着后代对先烈的纪念，同时还饱含着一位妻子对丈夫深深的爱意。



近日，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武装部组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小分队，帮当地农户采收西瓜。徐伟摄

茶场里有家“老兵理发店”

■常梦星 陈杰

在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洪山镇云峰山茶场，有一家“老兵理发店”。这家店的经营者——66岁的退役军人王久成，在过去17年里，一直免费为军人、家属、退役军人和有困难的乡亲提供免费理发服务。

王久成不满10岁时，父母相继因病去世，他吃着“百家饭”，在村里乡亲的照顾下长大，19岁时参军入伍。3年服役期满，王久成回到家乡，来到云峰山茶场工作。

云峰山茶场距离城镇较远，看到茶农平时理发不便，王久成利用在部队学会的理发手艺，开了一家“老兵理发店”，对孤寡老人和家庭困难儿童不收取费用。

2008年，王久成在新闻中看到子弟兵在汶川大地震救援中逆行冲锋的身影，深受触动，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。他在店门口放置了一块告示牌，承诺为现役、退役军人和家属提供免费理发服务，这一坚持就是17年。

面对采访，王久成一再说自己“干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”。可说起王久成，附近的乡亲们纷纷竖起大拇指。在

留下襁褓中的儿子，她走向战场……

——访抗美援朝老兵张慰民

■陈佳伟

2月，张慰民与战友们一起抵达鸭绿江边。

过江时的情景，张慰民至今难忘。“江面上原有的桥梁都被炸毁了，临时架设的浮桥，其中一段也被炸断。好在炸断的地方离岸边不远，水不算太深，我们能够蹚水上浮桥。”张慰民回忆，随军出征的30多名女兵，和男兵一样，纷纷把棉裤换下来，蹚进江中。江水很冷，张慰民强忍不适，一步一步跟着大家走上浮桥，跨过鸭绿江。

进入朝鲜后，为避开敌机侦察，官兵昼伏夜行。“那时候，我们全副武装，一晚上至少要走七八十里。路赶得急，跌倒、摔伤是常有的事。”张慰民记得，有一次她一脚踩空，从山坡上滚下来，又从山下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底盘下面滚了出来。“几个战友把我拉回山上，简单检查了一下，我们就继续走。我的脚扭伤了，虽然很疼，但不敢

掉”的事——

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时，第65军193师再次迎击强敌。因体力严重透支，张慰民和几名战友在吃饭时睡着了，醒来时发现掉了队。“我是党员，又是干部，就主动担任组长，带着大家寻找部队。”张慰民回忆，凭借身上所带“入朝手册”上简单的朝鲜语对话，他们一路打听部队去向。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，她就组织大家挖野菜充饥……18天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部队。

“战场上充满未知与危险，每个人都要担起自己的责任，这既是对自己负责、对战友负责，更是对任务负责、对组织负责……”张慰民谈起她对“军人责任”的理解。

我告诉老人，几十年来，单位历经数次改编，但官兵一直自豪地称自己是“红一师”传人，苦练精兵，屡立新功。老人听得兴致勃勃，托我转告战友们，要把“红一师”敢打头阵、勇猛如虎、视死如归的好传统发扬好，立足岗位尽责担当。

告别时，老人执意和我一起下楼，一直把我送到干部所门口。看得出来，她舍不得我离开。从她始终挂在脸上的亲切笑容里，我看到一位革命前辈对老部队年轻官兵的深切期望。

